

记忆中的矿工节

□ 钟小华

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地方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办起这个节那个节。

当时的狮子山铜矿党委,在没有任何上级部门的要求下,自己研究、自己决定,以4月22日这个狮子山铜矿成立的日子定为“矿工节”。

狮子山铜矿的矿工节与其他自办的“节”相比,最大特色就是以人为本,接地气,富有生命力。当时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领导给予充分肯定,说狮子山铜矿的创意很好。

狮子山铜矿党委认为,我们的工人既然生产了物质产品,为社会做了贡献,为国家做了贡献,那我们就要在政治上给予地位,政治上给予荣誉,矿工节正是给予广大矿工政治上应有地位和荣誉的最好载体。实践证明,矿

工节的举办对增加凝聚力、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整个铜陵有色公司和铜陵市产生了较大反响。

1991年的首届矿工节,狮子山铜矿党委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举办庆祝大会和文艺晚会、评选矿工世家、编撰《英模谱》、举办篮球、乒乓球等体育比赛。中央和省市级多家媒体派记者采访,报道了狮子山铜矿矿工节的消息。

首届矿工节的文艺晚会,话剧小品《恋爱考试》、对口相声《狮矿之最》是我编创的,歌曲《请到我们狮矿来》也是我作词的。小品《恋爱考试》的导演是铜陵市群众艺术馆的郑林哲老师,表演者邹守霞、王小宝。相声《狮矿之最》由郑林哲导演,表演者郑林哲和他的学生、也是铜陵市群众艺术馆

的张旭麟。遗憾的是,歌曲《请到我们狮矿来》,因为我的日记没有记录,不记得作曲者和演唱者了。

第三届矿工节的文艺晚会主题歌、男女声四重唱《矿工的歌》是我作词、邢子荣作曲的,演唱者邢爱武、曾红珍、朱庆华、田龙。《矿工的歌》词曲还在当年的《铜陵有色报》发表(遗憾的是剪报时没有将时间保留)。这里将《矿工的歌》词摘录如下:

雄鹰的歌是向往蓝天的歌
水手的歌是憧憬海洋的歌
矿工的歌是热爱大山的歌
大山是矿工的刚强骨骼
开发宝藏一脸火热
让那青春默默走过
让那脚步踏平坎坷
双狮腾跃谱写拼搏之歌

雄鹰的歌是向往蓝天的歌
水手的歌是憧憬海洋的歌
矿工的歌是热爱土地的歌
土地是矿工的坚实性格
理想旗帜献给有色
汗水流淌也是欢乐
光荣事迹载入史册
双狮腾跃谱写奉献之歌

我那时年青,二十出头,说实话,每当主持人,尤其是美女主持悦耳动听的声音,当着几千人的面,说出钟小华编剧或作词时,心里还是蛮激动的,虚寒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记得一次,迎面两个手挽手的小姐姐与我擦肩而过时,嗤地一声笑了,我听到她们嘀咕,别看他是个大龟头,还会编剧、作词哎。

矿工节,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文艺活动,无论是体育场,还是电影院,可以说,都是座无虚席,场面火爆,运动员和演员用心,观众开心。

矿工节,既是我们矿工的节日,也是我们矿山的节日、众多矿工家庭的节日。



矿山春色

汤 菁 摄

矿山赋

□ 姚 平

峥嵘七十载,正云蔚霞蒸。

极目处,花繁叶绿;登临时,情满矿区。苍翠之园邻于山侧,高耸之塔立于层峦。时风以来,葛蔓荆藤;暖阳入怀,松柏常青。白墙红瓦,交映于风景之间;行人如织,忙碌于天地之辙。车轮滚滚,如神龙之乍现;宝藏源源,有奇士之献瑞。井下井上,人气如虹,奋发动力,不输前贤。呜呼!岁月

奔流,只争朝夕。

往事如歌,直忆当年。四九开篇,卧薪尝胆。筚路蓝缕,风餐露宿。发百废待新之愿,奋重铸辉煌之志。千人荷担,万人负锄。箩筐虽小,承浩浩天下之宏愿;簸箕简陋,载拳拳报国之心。火光接于天际,热浪席卷深林。斯人兮,豪矣;斯国兮,壮哉!有胜天地半子之意气,有揽日月一掬之雄心。

还看今朝,壮怀激烈。群峦无语,千米地层亦沸腾;山鸣谷应,意气风发尽朝晖。矢志常存,贡献社会进步;初心不忘,人企和谐发展。建绿色之新矿山,兴环保之新理念;振奋创新,攀时代之高攀;立意自强,做中华之栋梁。

且问光阴若许,前程似锦;更喜青山绿水,春色在望。幸甚幸甚,以歌咏志。

铜官山铜矿恢复建设轶事

□ 沈成武

铜官山铜矿不仅是铜陵有色公司的发源地,也是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对铜官山铜矿恢复建设时国家最初的投资是大米还是小米,说法不一。

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5日中央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了铜官山钻探及恢复工作等事项。1950年3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以下称“中财委”)向中央重工业部下发了《关于有色金属会议报告中各项问题的决定》。决定共七项内容,其中第四项载明:“铜官山钻探及恢复工作同意举办。”

同年4月15日,中央重工业部以重会字第(56)号文转发中财委的批复:“同意本年度(1950年)《铜官山铜矿工程建设概算》投资大米9500吨。”到了6月9日,中央重工业部接到中财委的通知:铜官山铜矿1950年工程建设投资改为小米9500吨。原因是中财委对批复中所说的大米在概念上进行了厘清。解放后,由于通货膨胀,中央所有投资均用大米折价计算。根据惯性说法,北方米称作大米,长江以南的粳米称为小米。中央对南方片下文所说的小米,不是指北方的黄小米,而是南方的粳米。投资也非直接拨款,是以市场上的米价折算成人民币拨付。铜官山铜矿工程处专门安排人员每天抄录上海当日米价,以核发人工工资。

当时上海市场北方大米由月初的一美元购买23.8斤涨至26.3斤,而南方粳米(中央所说的小米)的价格比北方大米每斤便宜近两成,大米改小米就等于投资缩水。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为此专门

向中央重工业部报告:大米改小米对铜官山建设影响甚大,要求更改年度计划或改回大米并且派陶家征等人赴京与有关部门具体商谈。1950年8月5日,中央重工业部再次转发中财委的批复:铜官山铜矿工程处1950年建设投资在9500吨的基础上追加4080吨小米。至此,铜官山铜矿1950年工程建设投资算是尘埃落定,前后总投资额也保持基本持平。

特别提醒的是,这9500吨大米(或13580吨小米)在当时意义非凡。

先让我们看看新中国当时的财政情况: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协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时说:“去年预算增加五倍,今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门为了工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就这么多,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头。总收入和总支出都是五百九十四亿(市斤)小米,每斤合洋钱五分,总共等于二十九亿五千万银洋。在收入的项目中,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四,税收占三十八点九,合计尚差一百一十二亿斤小米……现在,我们的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五十二页)。

当时的历史背景则是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华南、西南、东南沿海尚处在战争状态。就连各地修军用机场的经费也是能省则省。

1949年11月26日,毛泽东批示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各地修机场是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办理,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不能随意开大预算。”(《毛泽东年谱》一卷第四十九页)。

11月28日,刘亚楼等在给中央军委关于修复机场的经费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各地机场大的修复工作,除华东外,可以暂缓一步。华东范围内,则要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修建程度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开支过大。”12月5日,毛泽东同意了刘亚楼提议,并且批示:“请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毛泽东年谱》一卷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页)。

由此可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中央拿出13580吨小米建设铜官山,可想而知,下了多么大的决心。简单地算一笔账:当年的财政总收入是五百九十四亿(市斤),建设费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四,折合小米就是七百一十二亿八千万,这13580吨小米,在整个建设费中占比近百分之二。可见国家对铜这一战略物质的需求多么迫切,对铜官山矿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铜陵有色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愿望,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不到两年就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矿山,不到三年,新中国第一炉铜水出炉……从13580吨小米垫底,到跻身世界500强,谱写的是共和国铜工业长子的情怀与担当。

我的矿山,我的家

□ 陈 海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一转眼,我在冬瓜山铜矿工作已近四十年,从当年青春飞扬的“嫩头青”,如今已是渐入花甲之年的“准退休”人了。

走过的是人生产长之路,印刻的是矿山发展轨迹。回眸过往,一路走来,矿山的变迁历历在目,不觉感慨万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原狮矿(冬瓜山矿前身),仅有的一条柏油路从三叉路口延伸至二食堂(现矿办公楼处),马路两边全是清一色的砖瓦平房,机关办公地点也就是五幢陈旧的房子,其中的几栋楼房最高也只有三层。基层区队的作业场所大都狭小拥挤,简陋凌乱。我所在的机修车间维修班,十来个平方的屋子容纳着十名工友,加上桌凳、工具柜、火炉和其它物品,致使大家走动时会经常出现“撞怀拥抱”情况,好不尴尬。炎热夏天只靠头顶的一台吊扇呼呼啦啦的降温,寒冷冬天仅有一个燃煤炉子取暖。而空调、电脑对我们来说简直想都不敢想,私家车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工作条件虽为艰苦,收入待遇也不高,但精气神却十足。每次任务下来,大伙都是想方设法,一鼓作气圆满完成,从不讲条件。每每听到领导的一句褒奖肯定,仿佛似一泓甘泉流入心田,好甜好甜。

1983年上半年,有色公司进行工资调整,我们这些挂靠井下的工种实行下三定四,每月可涨六块钱。到了发工资的那天,我从会计手中接过钱一数,我的乖乖,一共有一百多元,激动的我是当场高呼万岁,并把钱捏了一遍又一遍,心想,如果以

后每个月都能拿这么多钱该多美啊!下班后,我和同事直奔当时狮子山最大的饭店——叉路口饭店,狠狠地搓了一顿,那感觉甭提多爽了!随着矿山资源的日渐枯竭,采场转移,优化重组势在必行。在崭新广阔的铜业舞台上,原狮子山铜矿成功实现了破茧成蝶的华丽转身,冬瓜山铜矿也应运而生,震撼登场。从此,我们的矿山便进入快车道,各项事业大步迈进。

现如今,我们的矿山已经是今非昔比,面貌一新,声震四方。老旧办公场所被庄典雅的四层楼替代,决策层和职能部门办公于此,局域网与每台电脑联网,实行无纸化办公,成为矿山名副其实的“中枢神经”。具备一站式服务功能的采矿综合楼傲然耸立,生产一线职工走进工作区,派班、下井、洗浴“足不出厂”,连洗工作服和班中餐都有专门人员负责,真正实现了“高高兴兴上班来,健健康康回家去”的美好期望。而帆船造型的数个停车场初步解决了职工停车难的问题,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此同时,我们这些矿山人也因此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企业发展的红利,收入翻了几番了,市区有了房子,还买了私家车。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面对和谐和的矿山,面对自己的所有一切,深感没有矿山,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矿山就像是一个温馨的家,哺育呵护着每一位职工,让你发光,叫你优秀。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要努力爱她,全力建设她,因为她就是我们的家。

我的矿山,我的家!

留恋矿山倒计时

□ 徐志勇

时间仿佛是捏在手心里的沙子,从指缝中不知不觉地流失。2019年春天似乎来的特别早,这样的感觉时时刻刻地缠绕在心头,恨不得时间放慢一点脚步,尽管早已做好充足思想准备,但是退休这一天终于来了,却是那样无所适从……

30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青春年少的我,来到了矿山,从事井下放漏斗工作。第一次跟随着师傅下井,站在罐笼上,耳朵边冷风嗖嗖,呼呼作响,耳膜像闭气一般难受,行走在昏暗的巷道路上,脚穿着大矿靴深一脚浅一脚迈着步子,约走了半个小时,来到负160米中段东8号漏斗处,鼓风机房的噪声,要想看清对方说话,耳朵只能贴近对方嘴边。漏斗上衬板上面的水帘像小瀑布似的哗哗流淌,感觉有点像美妙音乐,甚至想象是一幅水墨画,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好奇,那么浪漫。有点天真,有点幼稚,竟然把井下工作环境想象成水墨画场景。或许师傅看出我的走神,反复嘱咐,以后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颇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我,却不以为然。艰苦的工作,既能锻炼我,也能培养人。井下漏斗工,是矿山艰苦的岗位工种之一,我在这个岗位上干就是十多年。

上班拿锹杆,下班握笔杆,是我工作和业余生活的真实写照。我把别人下班打麻将,玩电脑的时间,一门心思地把工作上发生的人和事,撰写成一篇篇新闻

稿,投送到电视台、广播站和铜陵有色报等新闻媒体,功夫不负有心人,每年都有几十篇新闻稿件发表,几乎年年被评为矿、铜陵有色优秀通讯员,有的征文稿件,还获得不同的等级奖。20多年来,我写的新闻通讯、消息类等数百篇(次)稿件,分别在省市级报刊杂志媒体上发表,逐渐成为矿山小有名气的业余“记者”。

我知道,自己身上的优点不多,唯有关要求进步不敢懈怠,尽力干好本职工作。“徐志勇同志,在平时的井下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兢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干好本职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人物学习,在社会上是名好公民,在单位是名好员工,在家庭是名好成员,我个人同意该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99年7月23日,是我人生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当我的人党介绍人实事求是地评价时,当全体党员一致同意举手表决通过时,那一刻,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加入光荣的党组织,是我孜孜不倦的终身追求。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尤如梦中的真实。我知道,自己与矿山的故事很多,尽管不甚精彩,有过泪、有过笑、有过苦和累,但是更多的是美好回忆……内心深处有着千万个依依不舍,矿山养育我,无论在何时、何地,冬瓜山铜矿——这个响亮的名字,是我心中永远的骄傲。

矿山版“爱情写真”

□ 汪为琳

作为一名基层业余通讯员,我曾采访写过王利胜、吴东升两位劳模,也曾跟随矿部组织的“恋爱旅游”活动进行过报道。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当我再次翻开过去的采访记录时,仿佛又看到了一幕幕矿山版的“爱情写真”。

爱情遇上“状元郎”。当年老鸭岭负390米中段急需施工一条80米高吊罐天井,如此高的吊罐天井掘进,在全矿尚属首次。全国劳模王利胜凭着顽强意志,苦干作风,提前20天拿下吊罐天井施工任务。消息一经传开,具有专业高天井施工的队伍也感到为之震惊,矿部敲锣打鼓送来喜报,嘉奖此项工程突破了建矿以来吊罐天井施工的最高纪录。正在热恋中的王利胜,也被恋爱对象真情赞喻“爱情遇上‘状元郎’”。

冬瓜山项目前期建设,公司下达一项重点工程:急需从负190米中段施工一条通向冬瓜山的主巷道,巷道全长1400米。区长和班组长找王利胜谈话,问他是否有胆量揽下这个“瓷器活”。王利胜知道眼下所施工的工程是一项关系到冬瓜山建设的重点工程,工期一天也不能耽搁。而此时王利胜的爱人正在“月子”中,为了安慰妻子,他只能让年迈的母亲服侍爱人的“月子”。三个月后,当王利胜把竣工的光荣花戴在婴儿小摇篮边时,引得一阵啾啾呀呀笑个不停,妻子见了刚出生的女儿这番“萌样”,原先受到的委屈,也早已被这份浓浓喜悦填满。

井口边“美丽约会”。1994年春,就在吴东升刚结婚的第二天,区里领导便找

到他,说是矿部下达老鸭岭负250米中段3号溜井掘进重点工程。该溜井有30米高,要求必须在当月完成,否则将会影响到矿里的铜量任务。当时,听到区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吴东升心里顿时热乎乎的,立刻就答应了,倒是区长有些过意不去,承诺说:“完成任务,特批婚假一个月。”

当天晚班,吴东升带领掘进小组上阵了。大约在晚上22点左右,吴东升进入天井验炮,大伙一听当晚第三茬炮也“扒窝子”了,无不欢呼雀跃起来。披着满天星斗,他们从掌子面升井,就在这时,吴东升看到自己新婚妻子站在井口。原来,这位美丽新娘见自己的新郎还没下班,猜想肯定是在井下连班,于是来到井口边等他。后来每次连班,她都会站在井口迎,直到临产住入医院才终止这幕井口边的美丽约会。

进京报道“恋爱游”。2008年秋,冬瓜山铜矿第26次恋爱旅游活动如期开展,我当时是一名工区团支部书记,有幸随行参加后勤服务工作。

十月北京,天高云淡,来自我矿10对甜蜜恋人携手长城脚下,温温耳语,柔情蜜意,在温馨而又浪漫中度过一个美丽约会,印象最深的是恋爱之旅第二天“登长城赏玫瑰”活动情景,来自生产工区青工王小武手捧一束玫瑰花对自已恋人小刘真情表白道:“我们的爱情像长城一样不可摧,蜿蜒绵长!”原来小武的对象是一位导游,常年奔波在外很少有他人那种情人节前的浪漫。两个只靠电话、短信互道情话。接过心上的玫瑰,这位漂亮女友露出了幸福的微笑。